



2003年1月30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由于我们被剥夺了在安全理事会2003年1月30日会议上发言的机会，我不得不写信给你，以提请安理会注意我国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的观点。

过去十年中，多半是和平进程中的失败使几乎所有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老生常谈变得生动起来——这种老生常谈就是对政治谈判缺乏进展表示关切。老生常谈是心态与事态折衷的产物。但是，参与冲突解决过程的所有人能否默认当前的局势？当“和平进程”实际上缺少一个关键内容——政治谈判——时，我们还能否将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进程称为“和平进程”？

由于安全理事会一致支持关于第比利斯与苏呼米之间宪法权限分配的文件，关于阿布哈兹地位的谈判真正具备了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博登文件为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进程提供了一个主要框架。从文件发表的一刻起，我国政府即表示愿意根据文件中制订的原则进行任何谈判。这些原则包括格鲁吉亚领土完整、阿布哈兹广泛自治和国际保证，尤其是国际保证国内流离者能无条件、有尊严地返乡。我愿重申格鲁吉亚对这些原则的坚定承诺，因为按照秘书长报告（S/2003/39）中的原话，这些原则提供“足够的空间，可以探讨如何在最后解决中兼顾双方的合理利益”。

看来我们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但又是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机会仍然渺不可及。为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必须谈谈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局势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将之作为衡量和平进程参与各方反应的基准。

阿布哈兹方面的顽抗有效阻碍了得到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一年来的努力。看来，阿布哈兹方面惧怕博登文件就象惧怕世界末日一样。在各级别发表的声明中，阿布哈兹代表一再宣称，阿布哈兹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在族裔清洗和种族灭绝手段下被从该区域清除的格鲁吉亚人则“仅仅是侵略者”。根据这种态度，连提出格鲁吉亚人重返阿布哈兹家园的问题都是不可想象的。

加利区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阿布哈兹方面乐于当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和平人员的面，在其负责地区内不受阻碍地任意对格鲁吉亚人展开“惩罚行动”。

我们准备让这种针对格鲁吉亚人的运动毫无收敛地持续多久？这些人被贬为二等公民，受到骚扰和生命威胁，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格鲁吉亚人，因为他们盼望返回家园。对于这种情况，国际社会要容忍多久？

看来，阿布哈兹方面对格鲁吉亚人进行族裔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狂热从未得到满足。现在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蓄意强迫格鲁吉亚儿童接受用意在于毁灭其特性的生存条件。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彻底禁用格鲁吉亚语教学。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将母语教学视同犯罪的地方。这种政策也不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调解人所主张的“保护阿布哈兹多族裔人口利益”这一原则。还是我们应当接受该原则只适用于除格鲁吉亚人以外的所有族裔？

所有这些事件都不能脱离其政治背景。这一背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显示了分离主义分子行动背后的真正动力。首先，它涉及俄罗斯联邦联系成员的问题。这已成为分离主义当局政治词汇中的半永久特色。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官方声明中将自封的阿布哈兹政府新首脑尊称为“阿布哈兹总理”。这一新首脑以及其他分离主义领导人已多次宣称，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成为俄罗斯联邦所谓联系成员的目标。

俄罗斯联邦对这些挑战作何反应？令人吃惊的是，其反应恰恰与作为冲突“调解人”和“公正的调解员”的合理作法背道而驰。

正如一再指出的，俄罗斯联邦违反国际法所有基本规则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同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地区和格鲁吉亚茨欣瓦利地区维持片面的免签证制度。

俄罗斯不经格鲁吉亚同意，在阿布哈兹古达乌塔非法保留军事基地。该基地的运作违反俄罗斯联邦在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期间作出的在 2001 年拆除该基地的国际承诺。所作的唯一解释是，阿布哈兹人反对拆除该基地和撤走其军事装备。根据这种逻辑，任何人数较多的群体，只要和阿布哈兹人一样坚持己见，都能有效阻碍或攫取对军事、核装置和军械的控制。

俄罗斯继续甚至加速给大批阿布哈兹人口授予公民资格。目前，几乎可在阿布哈兹领土任何地方取得俄罗斯护照。正如所有阿布哈兹分离主义领导人经常指出的，他们都是俄罗斯联邦公民。要人们相信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是为了要让阿布哈兹人有机会到里维埃拉或棕榈滩度假可真是过分虚伪了。它达到此一目的无非是寻找理由，以便在保护俄罗斯公民免受“野蛮的”格鲁吉亚人侵害的幌子下，对阿布哈兹进行有效控制。我认为没有必要评估该行动对冲突解决进程造成的不利影响。

此外，俄罗斯高级官员频繁进行旨在巩固与分裂主义分子经济关系的访问，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生活常态。如果早些时候这些官员还闪烁其词地把这些访问称作为“私人性质的”访问，现在他们却公开谈论格鲁吉亚的解体 and 把阿布哈兹并入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不断更换的总司令们也公开

兜售同样的观点，显然他们假定这些观点最符合他们作为“不偏不倚的”维持和平者的职责。

有了这一前提，人们对于阿布哈兹何以对俄罗斯维持和平人员永远“爱戴”，而格鲁吉亚人的感觉却恰恰相反的理由便可能要进行深思。众所周知，只要稍一提起俄罗斯维持和平人员撤出的可能性，便会使阿布哈兹当局歇斯底里。我认为这种亲密的暧昧关系源自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客观和不偏不倚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使命。由于这一“客观和不偏不倚地”立场，自从停火生效以来，格鲁吉亚平民的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 2 000 人，其中许多是回返者，是在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负责的区域被杀的。这里的事实是不说自明的。

但是，回到阿布哈兹经济问题方面的事态发展，人们必须注意到俄罗斯加紧了经济和金融活动。有必要在阿布哈兹进行投资的论调现在正逐步变为现实：俄罗斯的企业家和经济实体正在购买土地、房地产和自然资源。最近采取的一个步骤是，1992 年以来一直关闭的索奇-俄罗斯联邦-Sokhumi 之间的铁路已重新开始作业，从而公然违反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在 1996 年 1 月 19 日作出的决定。此外，他们采取这一行动时全然不顾格鲁吉亚的立场，而俄罗斯的政治机构对格鲁吉亚的立场是非常了解的。这些行动与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和普京总统最近举行的会谈的合作和有建设性的精神更是难以调和；因为在最近会谈中他们重申以下原则：开放铁路应该与难民和国内流离者返回阿布哈兹同步进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撤出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前总统签署的文件以及俄罗斯现任总统肯定的原则会被俄罗斯本身不认帐？不顾国际承诺和义务在俄罗斯的行为中不是屡见不鲜吗？或者忠实执行条约和协定的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已经过时或多余？

令人遗憾的是，我要再次提请你们注意他们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在正式声明中信誓旦旦地保证尊重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一方面在事实上俄罗斯却通过夺走历史上一直属于格鲁吉亚的地区阿布哈兹，继续肢解格鲁吉亚，因此，将这种行动定性为其本来性质，即吞并一个友好小邻邦的部分领土时，请不必动怒。这些行动同我们向来尊重的伟大和体面的俄罗斯可一点都不相称。

我国感谢联合国领导和推进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和平进程，不象自身已陷入徒劳无功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联合国在格鲁吉亚的确深受尊敬和信任。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Mrs. Heidi Tagliavini 为恢复解决冲突进程作出的不懈努力更加强了这一观点。

我国曾经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履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崇高责任，有能力有效地行使权力，给阿布哈兹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现在看来，这些信任有动摇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维持和平和解决冲突的框架正让人有理由动摇原先的信任。我指的是近来有争议的做法：这些做法已把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任务规定与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规定连在一起了。它形成一种独特的状况：安全理事会不时对格鲁吉亚施加压力，以延长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而安理会曾经拒绝授权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进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此外，联格观察团的任务规定几乎局限于监测停火协定，而确保停火协定执行的又同样是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

联格观察团的行动能力主要是仅对冲突区发生的事件进行报告，这使人怀疑联合国在和平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在这方面，联合国代表最近未能获得分裂主义当局同意让格鲁吉亚调查员进入联合国直升飞机失事地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正在两周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呼吁安全理事会不要躲避采取坚决行动的责任。在解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方面，这一呼吁的权威性更加无可否认。目前的现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也是维持不住的，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使和平进程回到正轨。此外，由于阿布哈兹方面继续阻碍和平进程，应该考虑采用第七章措施的可能性。

现在已到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真正领导作用的时候了，不能再被冷战时代对立残余的顾虑引导；安全理事会应该在有关分配宪政职能的文件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政治磋商，并确保流离者能够回到他们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原居地，与此同时，应发起有效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只有采取这些措施后，才有可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的原则，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类尊严和价值的信念，使人们免于每日受到骚扰、恐吓和处决。总之，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才有了联合国。

谨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Dr. Revaz Adamia (签名)